

编者按

沧海横流,西堠筑梦。作为甬舟铁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,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建设正酣。它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、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悬索协作体系桥梁,亦是世界最宽跨海大桥。这座世界级跨海工程新标杆,正托举舟山人民"高铁上岛"的百年夙愿。

本期"工地上的文学"专栏推出甬舟铁路项目建设者专辑,稿件均为中铁大桥局甬舟铁路项目部建设者原创。日夜鏖战的建设者们,脱下工装执起笔墨,把筑桥的艰辛与荣光、对海岛的深情期许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于文字。作品鲜活展现出新时代基建人实干担当、心怀热爱的精神风采。

风起西堠门

郭少山:1981年生,山西忻州人,现任中铁大桥局甬舟铁路项目部综合办公室主任。



台风未至,风已先有了形状。

那风不是寻常的风。它自东海的深远处匍匐而来,贴着水面游走,像一头尚未现出全形的巨兽,低低地喘息。我站在施工栈桥上,看那浑黄的水体如一条被惊扰的巨龙,在灰暗的天幕下翻滚、咆哮。风拂过水面,便激起一道道的皱褶;它撞上栈桥的钢管桩,便碎成万千无形的浪沫,旋即又被新的风裹挟而去。

这水色,是长江与东海的私语,是泥沙与盐分的千年纠缠,此刻却因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而变得焦躁不安。远处,老西堠门大桥的钢索在风中微微震颤,像一根根绷紧的琴弦,等待着命运之手的拨弄。桥塔沉默地矗立着,如同两位阅尽沧桑的老者,凝视着这片它们守护了数十年的水域。

风里有一种焦躁,像历史的页码在暴烈的翻动中发出的沙沙声,让人无端想起《尚书》里"风从虎"的古语——风是猛兽的呼吸,而台风,是自然在翻身。

这水道,从来不是寻常的水道。它是舟山群岛的咽喉,是东海与内陆的纽带,更是中华文明向海而生的见证。

千年前,徐福从这里启航,带着始皇帝的长生梦驶向未知的蓬莱。楼船的断橹,如今搁浅在哪一处沙洲?百年前,渔船从这里出发,载着渔民的希望与风浪搏击,那些被潮汐反复摩挲的舢板残片,又在哪一片滩涂上沉默?每一粒翻涌的泥沙都是一页被水浸透的史书,每一朵破碎的浪花都是无数句未及说出的独白。

这水里,沉睡着太多说不尽的故事。如今它们被风搅在一起,统统在这浊黄中失去各自的年份,只剩一种苍茫的、集体的涌动。这涌动从徐福的时代一直流到今天,从未停歇,也从未清澈——它本就是浑浊的,正如文明本身,泥沙俱下,却又生生不息。

古人称台风为"风伯""雨师",赋予它神性;今人用气象卫星追踪它的轨迹,用工程奇迹抵御它的威力。可无论科技如何进步,当它真正逼近时,人依然会感到渺小。这种渺小,不是绝望,而是一种清醒的敬畏——敬畏自然的力量,敬畏历史的厚重,敬畏生命在风暴中的坚韧。

西堠门大桥横亘其上,是现代工程与自然伟力的对话。

它的钢索是人类的智慧,它的桥塔是文明的象征。工程师们用精密的计算赋予它形式的完美,可台风从不读设计图纸,它只以自己的方式拷问每一颗螺栓、每一段焊缝。当风起时,钢索在风中震颤,桥塔在风中沉默——这不是敌对的较量,而是一种古老的、近乎仪式性的问答:自然发问,工程作答;风声是问题,钢索的震颤是答案的余韵。

这让我想起余秋雨先生,他总能在断壁残垣间听见文明的脉搏,在荒原野渡边拾起历史的遗响。此刻我虽立在现代工程的巨影之下,胸中却涌起同样厚重的沧桑感——这桥,这水,这山,都不是静止的风景,而是活着的史诗。它们在风暴中颤抖,却从未屈服;它们在历史中沉淀,却从未停滞。

此刻,新的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正在建设中。它的桥墩已深深扎进海底,钢梁向空中一寸寸延伸,像一具尚未合拢的骨架,是人类向海洋进军的又一壮举。这座新桥,是当代人向海洋发出的又一个问句。我们问的是:路可以铺多远?桥可以跨多宽?桩可以钻多深?而台风,每年都会至少来回答一次。它的回答从不写在纸上,而是刻在岸线的进退间、桥梁的抗风里、人们的记忆深处。每一次回答都让下一个问句更审慎、更精微、更有力。就这样,一问一答间,文明在风暴的间隙里悄悄生长。

工友们已经撤离了,栈桥上静得只剩下风声与水声,偶尔有一两只海鸥在海面上盘旋起落。

这不是征服,而是守护;不是对抗,而是共生。在台风来临前,我们检查每一处细节,加固每一处薄弱,不是为了战胜自然,而是为了在自然的威严面前,依然能够保持人的尊严与温度。人类的祖先曾在台风的肆虐后跪拜天地,祈求神明的宽宥;今天我们则在台风前打开卫星云图,用钢筋混凝土写下另一种形式的祷词。形式变了,那份对自然既敬畏又不甘的心,却一脉相承。

风里裹挟着咸腥的气息,那是海的味道,也是时间的味道;水里翻涌着浑浊的浪,那是自然的力量,也是文明反复冲刷后的沉淀。我忽然觉得,人类在台风面前的种种作为,看似被动,实则暗含一种深沉的主动——我们不再试图喝退风暴,而是学会在风暴中保全那些值得保全的东西。这不是软弱,而是一种更成熟的勇敢。

风更紧了。云层低得仿佛触手可及,天地之间只剩一片沉甸甸的铅灰。

我知道,这场风暴终将过去,就像历史上无数次风暴一样。台风会来,也会走。西堠门的水道将依然流淌,裹挟着新的泥沙、新的故事;西堠门的桥梁将依然矗立,带着新的磨砺、新的记忆。

而我们这些走过深海的人,不过是这漫长对话中一个短暂的音节——但即便是音节,也应当发得清晰、发得庄重,因为它将被风带走,汇入那条从徐福时代一直响到今日的、浩荡的历史和声里。

真正的力量,从不是征服。而是在自然的威严面前,依然能够挺直脊梁,又不失温度地,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注脚。这注脚不必刻在石碑上,它刻在风里、浪里、钢索的震颤里——只要台风年年来,便年年有人读。

风起于东海之滨,终将归于东海。但风起时,我们曾在这里站过,听过,守护过。这,便够了。

创作感受

写《风起西堠门》时,我始终被一种巨大的张力攫住——台风的狂暴与桥梁的静默、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鲜活、自然的威严与人类的坚守。我想写出的不是对抗,而是对话:风在问,桥在答;古人在问,我们在答。那些翻涌的浊浪里,有徐福的帆影,也有今天大桥人的汗水。写完最后一个字,我仿佛仍站在了那座栈桥上,在风暴来临前,听见了文明在风与浪之间,轻轻生长的声音。

我是"桥二代"

刘春云:河南唐河人,现任中铁大桥局甬舟铁路科技信息文化中心馆长兼讲解员。



自甬舟铁路科技信息文化中心开馆以来,我作为馆长与讲解员,已在这里坚守了三年有余。一千多场次的讲解,两万多人次的接待,不仅全方位重塑了我对中铁大桥局"跨越天堑超越自我"企业精神的认知,更唤醒了我作为"桥二代"的深层情感共鸣与由衷自豪。

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大桥人,在他的影响下,"桥梁"于我而言,从来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跨越,更是两代人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。站在科技馆里讲述大桥故事,我常常感到,自己不仅是在讲解一项工程,更是在替父辈回望青春,在把大桥人的精神讲给今天和未来听。

在科技馆内,每当我向参观者讲述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"五项世界之最、三项世界首创"等核心技术,以及中铁大桥局的发展史时,我心里都涌动着一种难以抑制的自豪。我仿佛看到了父辈们当年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的坚毅身影,也更加明白:这些世界级突破的背后,是一代代大桥人接续奋斗的成果。

记得2023年,我们有幸邀请到科技馆"镇馆之宝"——《甬舟铁路赋》的作者、舟山著名学者方牧先生来馆分享。在聆听他娓娓道来讲解赋的文体和剖析创作思路的过程中,我不仅深入领略了舟山、宁波两地深厚的人文历史,更真切感受到了舟山人对这条跨海通衢的热切期盼。而在2024年重阳节,当舟山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参观时,一位幽默自称"38岁",实则1938年生人的老前辈,在听到如今建桥已实现绿色智能建造时,频频点头,不住感叹"中国基建厉害";去年,一位95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在参观后更是深情寄语,期盼在2028年通车时,能坐上第一列高铁。这些鲜活的瞬间,让我对桥梁建设有了更为立体、深刻的体验,也让我作为"桥二代",越发为父辈的事业、为今天中国桥梁的成就感到骄傲。

回想刚上岗时,面对厚重的桥梁文化,我也曾深感忐忑。讲解绝非照本宣科,而是要把硬核的工程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。为此,我努力学习专业术语,学习讲解技巧,用心背诵、琢磨并不断完善讲解脚本,力求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听得懂、听得进。每当看到大家津津有味、频频点头提问时,我内心便觉得无比踏实。如今,科技馆已经擦亮了"舟山名片、甬舟典范、向往之地"的金字招牌。

作为"向往之地",科技馆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。每当我向他们讲述这些大国重器和科技创新背后的故事,看到他们眼中满是敬佩的光芒时,我也仿佛重温了那些奋斗的岁月。

岁月悠悠,如今的我,已不再跑施工现场,但能把桥工的故事、桥梁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,让"建桥报国"的初心薪火相传,这同样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。作为一名"桥二代",我为自己能站在这里讲大桥故事而自豪,也愿继续守好这座科技馆,讲好每一座桥、每一段桥工故事,让更多人听见中国桥梁的声音,也听见两代桥工人接续奋斗的心声。

创作感受

没来舟山时想着要过面朝大海的浪漫生活,可到舟山册子岛时,发现与想象大相径庭。建桥人的工作也是非常单调的,且和家人聚少离多,但是很幸运能够来到科技馆做讲解员。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能人志士,在这里应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,视野更开阔,使我的生活更为丰富,工作生活更有激情,因此有了笔下的感想。

胸有丘壑 心怀山海

晋旭俊:现就职于中铁大桥局甬舟铁路项目办公室,活跃于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建设一线,记录项目点滴。工作之余喜欢运动、阅读。



即使见惯大风大浪,依然会为这片海叹服。无他,只因这片海有个响亮的名字——西堠门。

"船老大好当,西堠门难过"是流传在舟山的一句歌谣,短短两句便道尽此地传承千年靠海吃海的渔民们的辛酸无奈。

如今,这份辛酸和无奈落到了正在建设世界级跨海大桥——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的中铁大桥局建设者的头上。

西堠门水道是出了名的"风大浪急",每年6级及以上大风天超过100天,"四五天刮一次,一次刮四五天"已是常态。

今年的台风尤其多。入夏以来,几个台风轮番登场,"巴威""白海豚""沙德尔"……一个前脚刚走,下一个又在太平洋深处生成。

面对接踵而至的台风,防台抗台,便是第一要务,也是今年工作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个注脚。

面对台风侵袭,如何任凭风浪起,稳坐钓鱼台,是一种管理的智慧。

台风来之前,天往往格外地晴。

依稀记得8月7日的下午,舟山册子岛,碧空澄澈,阳光和煦,一派平静祥和的景象,很难让人联想到一场强台风——"白海豚"正在步步逼近。

岛上的项目工人社区内,一个个工人提着大包小包进入项目准备的大巴车中,一场"大转移"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项目部管理人员、作业人员及探亲家属合计501人,经过全面摸排、逐一登记、统计造册,最终确定299名人员须撤离。

转移现场,工人们按照项目撤离安排,分批登上统一调度的转运大巴,现场分流顺畅、秩序井然,并没有被即将到来的台风打乱阵脚。

"我来到舟山后,大大小小的台风经历过好几次了,每次项目部都安排得很妥当。"项目一线工人王孝林一边整理随身行李一边说。

这话一点都没客套。

撤离的工人们被分住进三家宾馆,大的安置点四个人跟班,小的两个人,负责点名、发物资、照应每一顿饭。饮用水和吃食提前备足,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风还没来,人先安顿好了。

除了人外,设备、船舶、各工点的防台措施都按照一条条、一项项并不宏大却很具体的要求执行下去,这些预案与备用措施可能最终不会真正启用,却在无声中兜住了安全底线,似春雨润物,将风险消灭在萌芽。

宁可备而不用,不可用时无备,这便是大桥人的智慧。

大海是浪漫的,它的浪漫绽放在朝霞绚烂的色彩间,沉淀在碧波荡漾的深蓝里,潜藏在澄澈温柔的月色中;但这浪漫只是短暂的馈赠,对大桥建设者来说,艰苦才是海上工作的日常。

暴晒、大风、巨浪……灼热的阳光用汗水将你的心性打磨,呼啸的狂风吹掉身上的匠气和稚气,汹涌的巨浪则更是告诉你,何为勇敢、何为坚毅。

古人云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

智者好动,于潮起潮落中求索变通之道,故而乐水;仁者守静,望群山巍然而生包容万物之志,故而乐山。

在东海之滨,大桥人以智慧创新在风浪中求索,凭心中坚韧意志克服道道难关铸大桥丰碑。

如今,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,大桥通车的"终点线"就在眼前,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294米的世界最高海上桥塔静静矗立,守望着舟山人民盼望已久的"高铁上岛"的梦想。

胸有丘壑,心怀山海,方能筑梦沧海。

创作感受

自2025年7月份来到舟山已一年有余,这些年南来北往去过不少大桥工地,大部分都只是出差驻留,如此长时间停留并将自己深深融入大桥建设中还是第一次。看着大桥一步步向完成迈进,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实现,内心欣慰有之、感动有之,更有无限感慨。中国桥是伟大的,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跨度、高度,还是总量规模均位居世界第一;也不仅在中国桥一路从学习、图强到追赶、超越的艰辛历程;更在于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、最坚韧、最奋斗的大桥建设者!

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294米的世界最高海上桥塔